

“甩锅”中国解决不了美国“毒祸”

——起底美国芬太尼滥用问题

国际观察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将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列为“主要毒品中转国或主要非法毒品生产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美方所谓认定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近年来，药物滥用超过枪支暴力和车祸等，成为美国人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滥用最为严重。美国人口仅占世界5%，却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可谓全球禁毒事业的黑洞和乱源，是一家独大的“主要毒品需求国”。芬太尼滥用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精神药品监管不严、政商勾结、政治极化阻碍禁毒进程等国内因素，但美国政客却借题发挥，企图对外转移矛盾，“甩锅”中国。

逼他人“吃药”无法治好己的“病”，就如半岛电视台所说，“这是一场美国自己制造的灾难”。

在美国，阿片类药物何以泛滥成灾

芬太尼合成于20世纪60年代，是被应用于临床的第一个芬太尼族药品，问世后在临床麻醉及疼痛治疗领域迅速获得推广应用，一度成为麻醉手术中的主要用药，也作为疼痛治疗，尤其是术后镇痛的首选阿片类药物。继芬太尼后，芬太尼家族又相继出现了舒芬太尼、阿芬太尼、瑞芬太尼等一系列新型镇痛药。到目前为止，芬太尼仍然是全身麻醉主要辅助用药及广泛使用的术后镇痛药。

作为药物，芬太尼凭借其良好效果为无数病人减缓疼痛。但在美国，它却变成了危害社会的毒品。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以芬太尼为主的阿片类药物是美国人服药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过去十年中，该类药物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增加了3倍。2021年，这一数字激增至超过8万人，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的10倍还多。

事实上，美国社会的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已经发生过三波，芬太尼只是第三波的“主角”。第一波滥用潮始于1991年左右，当时一些制药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资助相关专家和机构，兜售“阿片类药物无害论”，鼓励医师多开处方、药店大

力推销。

这种做法一方面令美国社会形成了“止痛文化”，人们习惯于用止痛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应对疾病，另一方面导致当时阿片类药物的处方量急剧增加，阿片类药物致死人数快速上升。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普渡制药公司当时研发的药物奥施康定。从1999年到2017年，共有20万美国人死于与奥施康定和其他处方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过量服用。最终，普渡制遭到起诉。

第二波药物滥用潮于2010年左右开始。当时处方阿片类药物变得难以获得，人们便将注意力转向海洛因——一种成本更低、更加强效的阿片类毒品。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海洛因使用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从2010年到2014年，美国白人的海洛因过量摄入死亡率增长了267%，非洲裔美国人增长213%，拉丁裔美国人增长137%。

第三波便是当前正在发生的芬太尼滥用。近年来，芬太尼类物质在美国瘾君子群体中越来越流行。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从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药物过量使用夺去超过10万人的生命，其中约三分之二由以芬太尼为主的阿片类药物造成。

回顾上述三波滥用潮不难发现，被滥用药物的成瘾性一次比一次更强。而每一波滥用潮都是为下一波更严重的滥用做铺垫，一次次加深美国的成瘾性药物依赖。

“再想把魔鬼关进瓶子里已经太迟了”“熊熊大火已经突破防火墙”，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凯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如此形容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泛滥问题。书中写道：“阿片类药物已成为大众的麻醉剂。”

企与政客深度勾连，何以监管

在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在应对药物滥用问题上也有所行动。例如，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曾签署《21世纪治愈法案》，拿出10亿美元应用于治疗中重度疼痛的阿片类处方药的滥用危机；特朗普就任后将这一议题当作白宫优先事项之一，还将阿片类药物危机列为“全国性的紧急事件”；拜登政府将解决药物成瘾问题列为其“团结议程”的一部分，并将芬太尼与非阿片类

镇静剂甲苯噻嗪混用问题列为美国的“最新威胁”。

然而即便如此，为何美国的药物滥用仍屡禁不绝？为何成瘾者总能一次次找到替代品？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政客们出于自身利益等原因，总是出治标不治本的禁毒政策，不愿将药物监管落到实处。

一方面，政客从制药企业获得大量政治献金，作为交换，政客需要在制定相关药物的管控政策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便是，美国作为全球化工原料大国，至今仍未永久整类管芬太尼。

英国《卫报》2017年的一篇报道指出，过去十年间，制药商投入近25亿美元用于游说和资助美国国会议员。美国约90%的众议员以及所有100名国会参议员中的97名都曾接受制药公司的竞选捐款，这些公司寻求影响涉及从药品成本到新药批准方式等各方面的立法。此外，在美国医疗制度中，医药代表作用很大，他们以讲学、资助为手段鼓励医生开药方，造成许多人药物成瘾。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助理部长、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指出，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向政客的捐款继续影响着政策决定，与此同时，一些政府监管机构的离职官员经常加入制药行业，几乎没有“冷静期”，“这场(药物滥用)危机代表了多系统监管失灵”。

另一方面，政治极化阻碍禁毒进程。鉴于目前芬太尼在美国滥用的严重程度，美国两党都承认需要做出努力应对这一问题，但双方却相互“使绊子”，不愿让对方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功臣”。就在今年5月，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审议“阻止致命芬太尼贩运法案”，133名众议员投了反对票，其中132人来自民主党。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美国国会直到2017年12月才通过一项专门针对芬太尼的法案，然而这距离立法者们首次收到有关该药物危险的警告已近4年。“国会已经变得无能，无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芬太尼就是最新的例子。”

内病外治，只会害人害己

面对美国国内芬太尼滥用愈演愈烈的局面，美国政府和政客在减少国内毒品需求、加强处方药管控、强化毒品危害宣传教育等真正关键的工作上无所作为。为应对舆论压力，他们玩起了“传统

技能”——对外“甩锅”，而“甩锅”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近年来，美方在禁毒问题上对中国多次横加指责，称“中国将大量芬太尼输入美国”“中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尼后流入美国”，要求中方“帮助打击芬太尼非法贸易”。近期，美国频频以涉嫌生产销售涉芬太尼化学品前体和前体设备为由，起诉、制裁一些中国企业和数名中国公民。

美国一些政客总是试图让中国背上芬太尼问题的黑锅，而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但美方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中国一直对毒品持“零容忍”态度，采取最严格的管控和最严厉的处罚。芬太尼在美国以外从未形成规模性滥用。

中国不仅在国内有效禁毒，而且始终本着人道主义和负责任的态度，协助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对芬太尼类物质滥用问题。2019年5月，中方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整类管芬太尼类物质。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禁毒执法部门通报，2019年9月至今，美方未再查获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

中国还认真履行联合国“1988年公约”义务，对所有列管化学品实行进出口许可和国际核查制度，有效防止列管化学品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流入制毒渠道。

美国以涉嫌生产销售涉芬太尼化学品前体和前体设备为由起诉、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然而这些物质和设备为非列管化学品和设备，具有广泛的合法用途。根据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保证国际贸易货物不用于非法目的是进口企业的基本责任，也是进口国政府的法定义务。不应将本应由进口方承担的责任强加于出口方。

关于美方此前炒作的所谓芬太尼前体从中国流入墨西哥问题，实际情况是，中方从未收到墨西哥关于“中国易制毒化学品出口至墨西哥用于制毒”的相关信息，美方也从未提供过中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尼的事实根据。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美方在芬太尼问题上对中方相关指责都是毫无道理的，其目的就是要误导公众、转嫁自身治理不力的责任。正如中国外交部所指出的，“美方企图通过施压、胁迫和非法手段解决自身在禁毒问题上的关切实际上是内病外治，这行不通，只会害人害己。”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记者 朱瑞卿 邱夏)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 33 万亿美元

新华社纽约9月19日电 美国财政部网站日前更新的信息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3万亿美元，达到33.04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呈加速上升势头。

此前，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今年6月16日更新的信息，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达到32.039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的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9年。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今年1月已触及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财政部随即采取“非常规措

施”以避免债务违约。为此，两党展开数月激烈博弈，于5月底就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达成初步一致，并最终形成相关法案，获国会通过。

美国总统拜登6月3日签署关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的法案。这一法案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年初，并对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开支进行限制，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第103次调整债务上限。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于2022年2月初突破30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50万亿美元。

乌克兰称一艘运粮船离开黑海港口

乌克兰副总理亚历山大·库布拉科夫19日证实，上周抵达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货船已经在装载粮食后离港，驶向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

路透社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一艘几天前驶入切尔诺莫斯克港的货船已经离开。

乌克兰海港管理局16日说，两艘民用货船经由乌克兰开辟的临时走廊进入黑海，已经停靠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准备外运粮食。按照多家媒体说法，这是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今年7月到期后，首批抵达黑海港口的运粮船。

库布拉科夫16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两艘货船均悬挂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国旗，将运载2万吨小麦，目的地是“非洲和亚洲国家”。另据乌克兰农业部发布的消息，这两艘船的目的地是埃及和以色列。

国际货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上周停靠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两艘货船中，19日早上剩一艘还待在原处。

俄罗斯去年2月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美西方相继对俄施加多轮制裁，俄、乌两国农产品、化肥等出口均受到影响。去年7月，俄乌两国就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问题分别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有效期为120天的协议；同时，俄罗斯与联合国签署有关俄农产品出口的谅解备忘录，以确保俄粮食和化肥畅通无阻地进入世界市场。

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有效期经三次延长，今年7月17日到期。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由于有关保障俄方产品出口的协议未能落实，俄方决定不再延长协议。俄国防部随后声明，为落实协议开辟的海上人道主义走廊已关闭，俄方把黑海中前往乌克兰港口的所有船舶视为潜在军用货物承运船只。

不过，俄方表示，一旦协议中涉及俄方的内容得到落实，俄方将恢复执行协议。

(新华社微特稿 王宏彬)

世界石油大会探讨能源转型发展

新华社加拿大卡尔加里9月18日电(记者 林威)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第24届世界石油大会18日就未来能源转型发展进行讨论，重点探讨如何利用多种解决方案在保证能源安全的同时实现减排目标。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在会上预计，2023年下半年，全球石油日均消费量将达到1.03亿至1.04亿桶，创历史新高。他说，获得能源和“经济生存”是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而发达经济体正在推动净零排放，各国需要制定“更现实”和“不同速度”的战略来解决这种不平衡。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侯启军介绍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并表示该公司将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和绿色转型项目。

与会业界代表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不同，能源获得形式也各不相同，过早淘汰化石燃料将危及能源安全。解决未来能源转型问题要同时投资于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以及减排技术，加大二氧化碳捕获、利用和封存力度以实现大幅减排。

世界石油大会成立于1933年，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本届大会于17日晚开幕，主题为“能源转型：实现净零排放的途径”，将持续5天。

普京：今年俄经济有望增长 2.8%

新华社莫斯科9月18日电(记者 黄河)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表示，俄当前经济形势总体平稳，预计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望增长2.8%。

普京当天以视频形式召开关于编制2024年至2026年联邦预算草案的会议。他在会议上说，俄当前关键经济指标明显好于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6%，消费者需求增长，制造业不断发展。

普京介绍，俄预算执行总体稳

定，截至目前只出现轻微赤字。同时，今年俄非石油天然气收入较去年明显增加，7月至8月油气收入已大致恢复到去年水平。他指出，当前俄仍然面临通货膨胀加剧问题，政府和央行应尽快采取措拖遏制卢布贬值趋势，稳定卢布汇率。

普京表示，总体而言，俄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和西方制裁冲击，当前的重点是经济进一步企稳和长期发展创造条件。

日本冲绳县知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指责美军基地威胁和平

新华社东京9月19日电(记者 姜俏梅)据日本媒体19日报道，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表演讲，指责“美军基地过于集中，威胁(冲绳)和平”，并反对日本政府不顾民意强行在名护市边野古建设新的美军基地。

玉城强调，增强军事力量加剧日本周边地区紧张局势令人担忧，这与冲绳民众渴望和平的意愿相悖。他还就名护市边野古美军基地搬迁工程表示，日本政府不顾冲绳县民意，正在强行填埋珍贵海域建设新的美军基地。

周边水体被检测到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超标等问题。

2015年，时任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控诉美国和日本政府无视并侵犯冲绳居民权利，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支持冲绳人民争取自决权的努力。

冲绳县承接了按面积计算大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根据2019年冲绳县投票结果，超过七成民众反对在边野古填海建基地。迄今为止，冲绳县与日本政府间就边野古问题提起诉讼13起，其中已判定冲绳县败诉的有7起，另有4起诉讼以和解或撤诉告终。日本媒体的报道称，剩下两起诉讼冲绳县胜诉机会渺茫。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开幕 通过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政治宣言

9月18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主席葆拉·纳瓦埃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讲话。

为期两天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1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会议通过旨在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治宣言。

新华社记者 李睿 摄



矛盾升级 加拿大和印度互逐外交官

加拿大政府18日指认印度政府关联一名加拿大籍锡克教知名人士遭枪杀事件，下令驱逐一名印度高级外交官。

印度政府称加方说法“没有事实依据”，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作为报复。分析人士认为，围绕这一事件两国矛盾升级，双边关系趋紧。

【针锋相对】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18日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紧急会议上宣布，加拿大安全部门过去数周“积极追查”关于“一些印度政府特工可能关联”哈迪普·辛格·尼贾尔遇害的“可信指认”，加方已向印方通报和安全主管官员表达“深切忧虑”。

尼贾尔45岁，上世纪90年代从印度移民至加拿大。他主张印度部分地区独立，2020年7月被印方列为恐怖分子。今年6月18日，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县一处锡克教文

化中心外遭枪杀。

特鲁多说，外国政府与“在加拿大领土谋杀加拿大公民”存在任何关联都是对加拿大主权“不可接受的侵犯”，他以“最强烈措辞”敦促印方配合加方“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妮·乔利说，被驱逐的印方官员是印度海外情报机构印度研究分析处驻加拿大的主管。

印度外交部19日发布声明，称加方上述指认“荒谬”“没有事实依据”且“另有动机”。加此举是“把焦点从受加拿大庇护、继续威胁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者”身上转移开。

印度外交部说，印方当天召见相当于大使的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宣布驱逐一名加方“高级外交官”，限令5日内离境。印方没有公布这名外交官的身份。

【矛盾升级】

在印度，部分锡克教徒寻求在北部

旁遮普邦建立独立国家，甚至采取暴力方式。1984年，印度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动用军队在旁遮普邦打击意图建立独立国家“卡利斯坦”的锡克武装人员，造成双方大量人员死伤，激化了锡克教徒与印度政府的矛盾。英迪拉·甘地同年10月遭两名锡克教警卫刺杀身亡。印度政府把一些锡克教徒和锡克教组织列为极端分子和恐怖组织。

除印度旁遮普邦以外，加拿大的锡克教徒数量最多。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有77万名锡克教徒，占全国人口将近2%。

加拿大与印度多年来在锡克教徒反印抗议活动这一问题上矛盾不断。2020年，旁遮普邦等多地农民大规模抗议政府推行的农业改革，其中不少人是锡克教徒。特鲁多参加国内印度裔锡克教徒活动时对上述抗议活动表达支持，印方指责加方干涉内政。

特鲁多18日说，他本月初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

间，就尼贾尔被杀事件“直接”向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达了加方关切。

印度政府则于10日发表声明说，锡克教徒在加拿大举行反印抗议活动，宣扬分离主义，煽动针对印度外交官的暴力，破坏外交馆舍，莫迪在峰会间隙向特鲁多表达强烈关切。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印度政府关联尼贾尔之死，将是对“加拿大主权和国与国之间交往基本规则的极大侵犯”。她说，特鲁多已同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商讨此事，她本人将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向七国集团的外长提及此事。(新华社专特稿 王逸君)